

南冥集
三

學記
上

共五

^ 16
2357
3



和
2857
卷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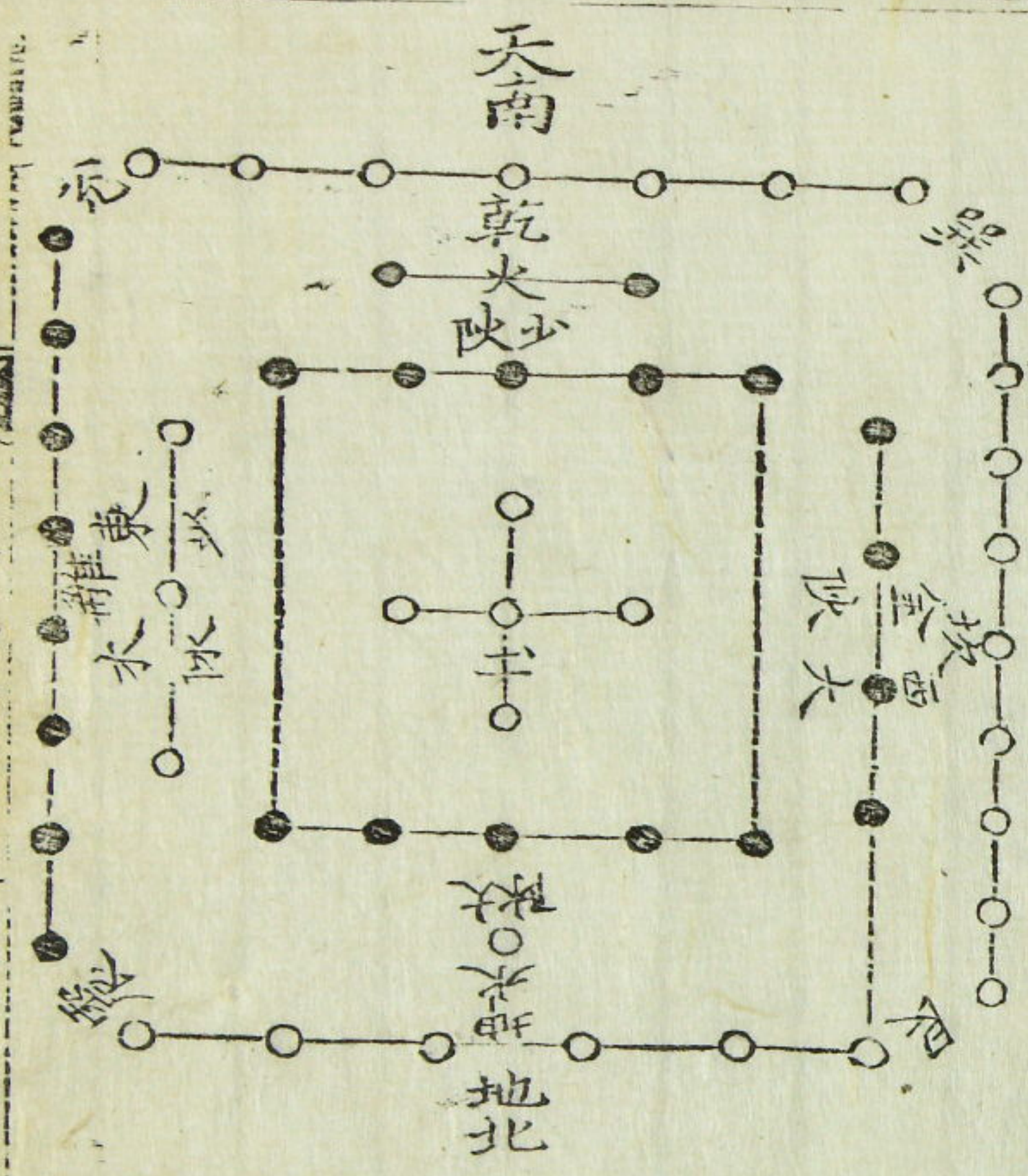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三

學記類編上

論道之統體

龍馬圖左旋自東南而南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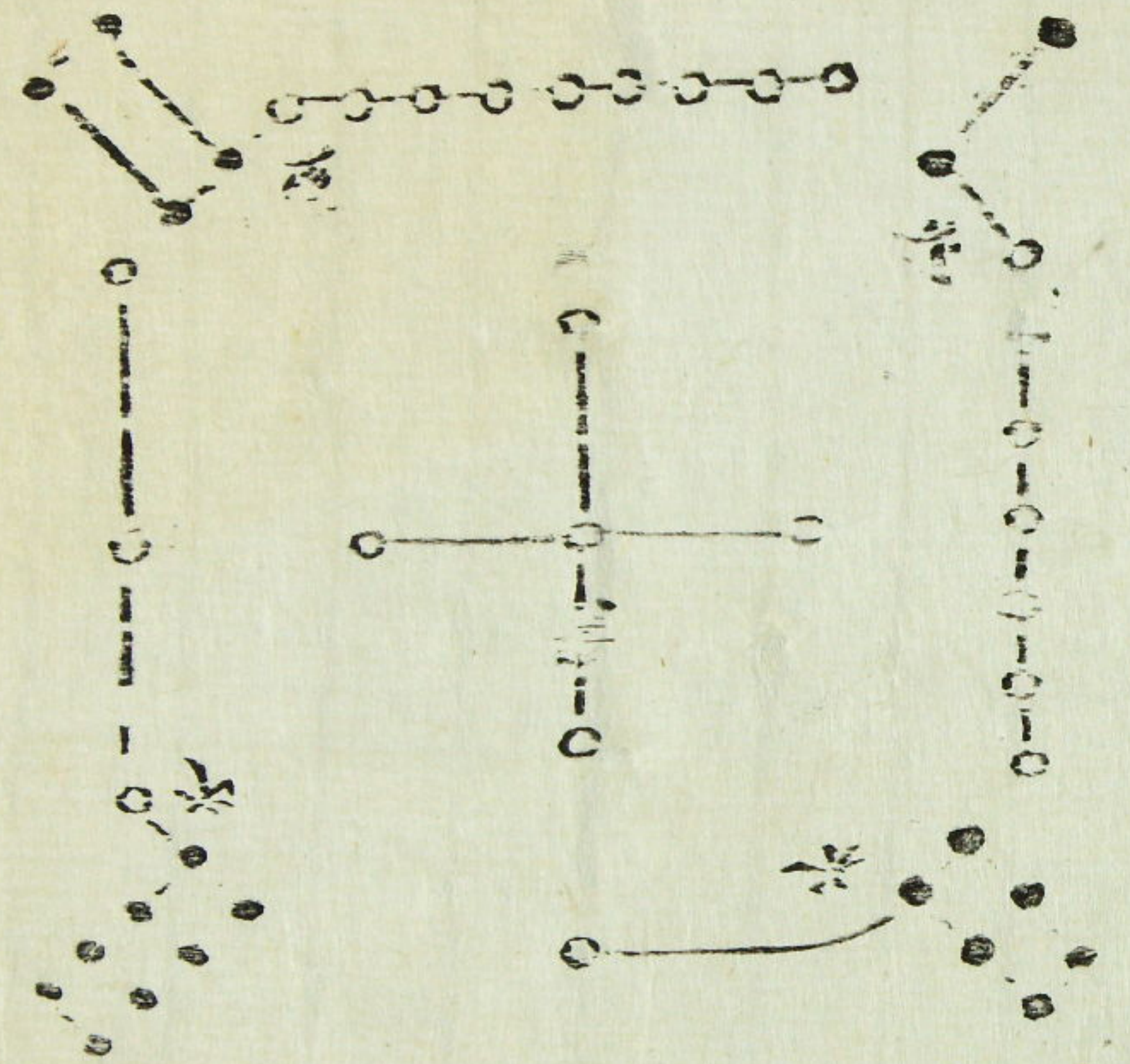
朱子曰生出之次
始下次上次左次
右以復于中而又
始于下運行之次
始東次南次中次
西次北又始于東
生數之在內者陝
居下左陝居上右



成數之在外者陔居下左陔居
 上右○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
 之外此陔陔老少進退饒乏之
 正也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
 六者二四之積也七則九之自
 西而南八則六之自北而東此
 陔陔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
 王齋胡氏曰以生成分陔陔陔
 內陔外五生數統五成數同處
 其方○陔主進九則進極而為
 老陔主退六則退極而為老

陔書

右旋 自北而西相克



朱子曰洛書而虛

其中則亦太極也
 奇偶各居二十則
 亦兩儀也一二三
 四合九八七六者
 四象也四方之正
 以為乾坤坎離四
 偶之偏以為兌震
 巽艮則亦八卦也
 ○縱橫十五而七
 八九六迭為消長

朱子曰圖主全書主變皆虛其中然後陳氏之數始於
二十而無偏

圖與書位數三同二異蓋陳可易而陳不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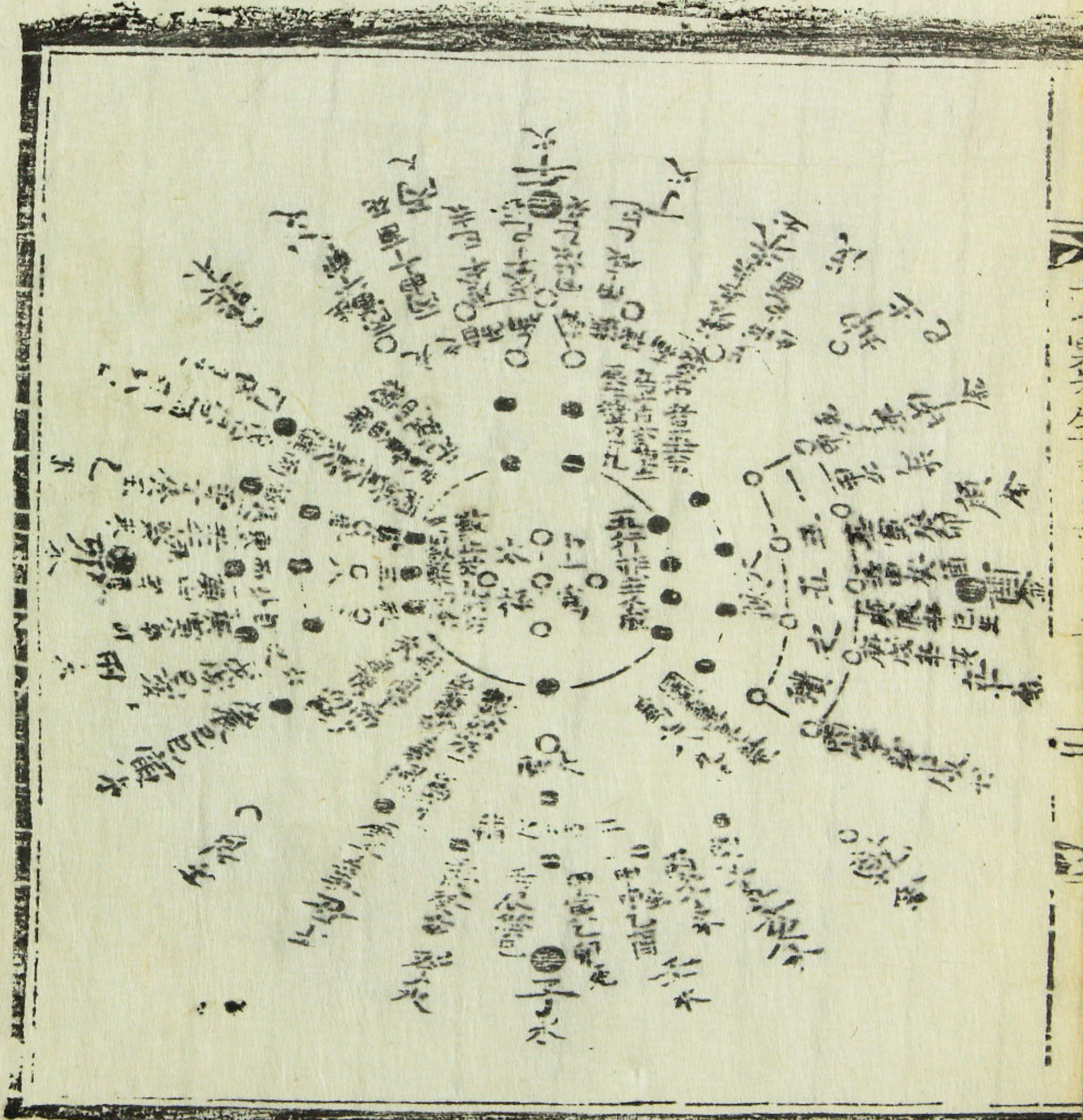
雙湖胡氏曰圖書皆本數居東卦畫自下而上即本之
自根而幹三畫本之生數八卦本之成數無三才而
兩之為六爻一三五天二四六地無謂陳陳剛柔仁
義必三才具而卦成

高齋蔡氏曰河圖數偶為十洛書數奇為九偶者靜靜
以動為用故符合皆奇靜者必以動而後生也奇者
動動以靜為用故位合皆偶動者必靜而後成也

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闕一闕天下之萬

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
萬象出於一方一圖

文中子曰圖者動方者靜程子曰正術說了靜體而動
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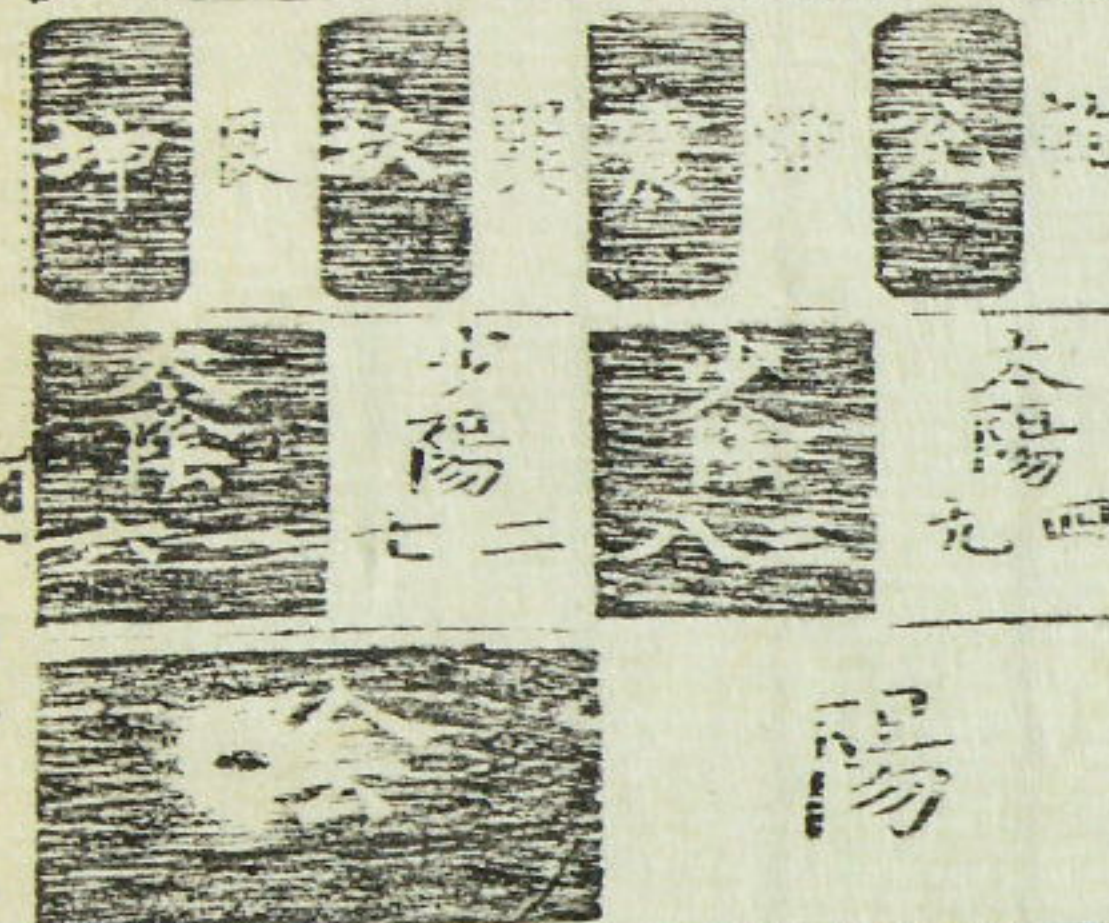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孤 震 甲 子 辰 戌 申 酉 甲 申 子 丑 甲 午 辰 巳 甲 辰 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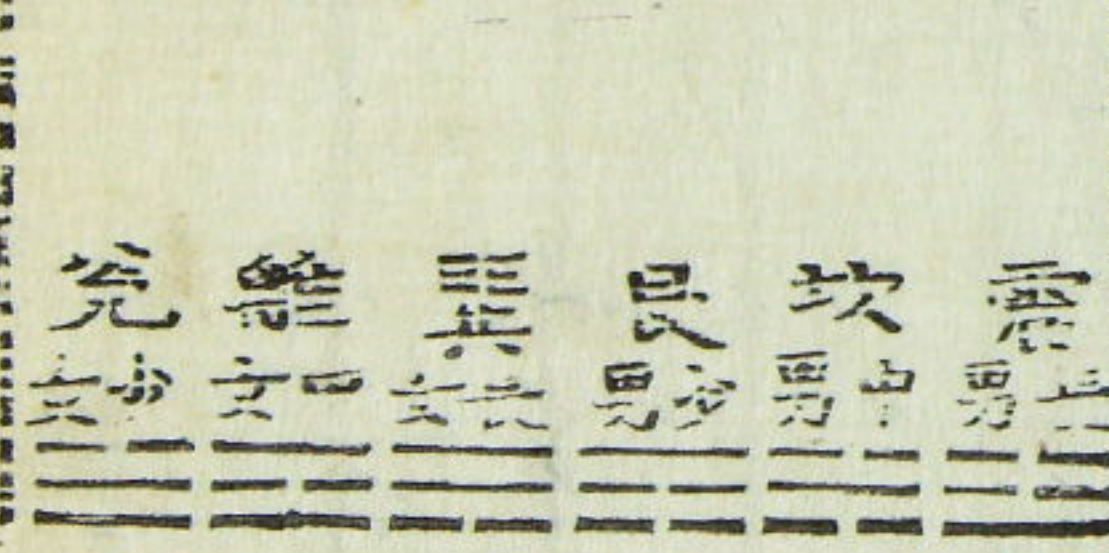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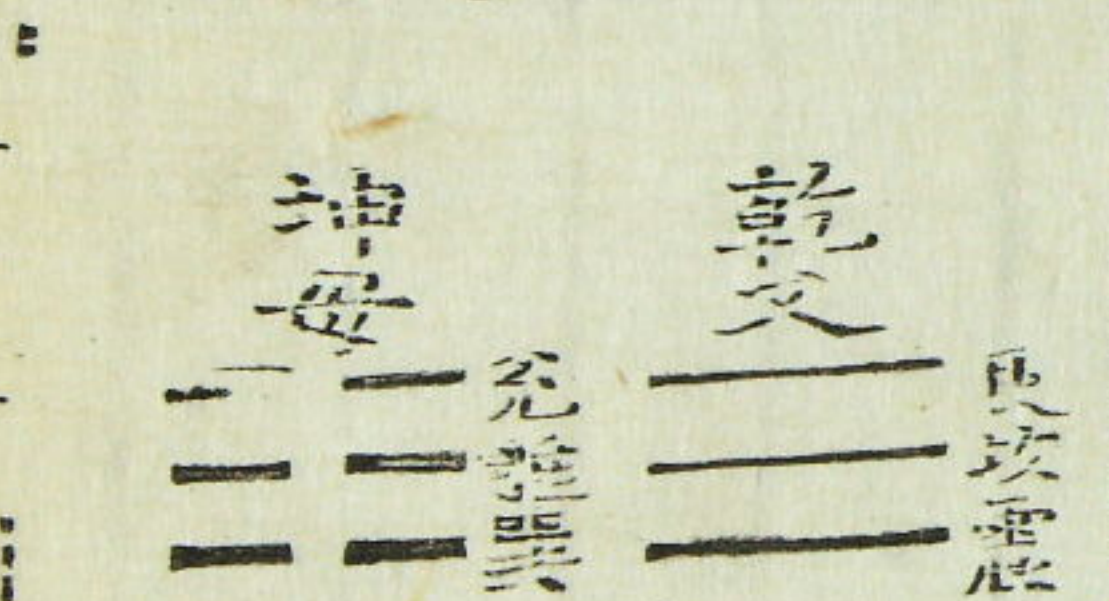
由 甲 寅 子 丑 未

乘時者旺所生者相生我者生我者因我克者死
男取子克女取子生如男為木則金為子取人則火為子

伏犧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次序



太極



易曰陳設一不測之謂神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冬寒夏暑者陳設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

故易無體或者謂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

矣是一本也氣外無神神外無氣以二

論易者言乾天道坤地道便是亂說其道豈有異哉

○仲尼於論語未嘗說神字至於易中不得已言數

處而已以上

只是盡天理便是易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世物來不得照若看箇一

事物藏在裏面便死殺了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如亢亨利貞仁義禮智弦運

晦朔旦暮夜皆以四成故老陳位四而成

隆山序氏曰陳設之氣自下而上各分為六層而計之

六而象之

雲峯新氏曰天有十二時陳設各司其中以成四時故

爻位亦以六而成三重而數成卦之三畫也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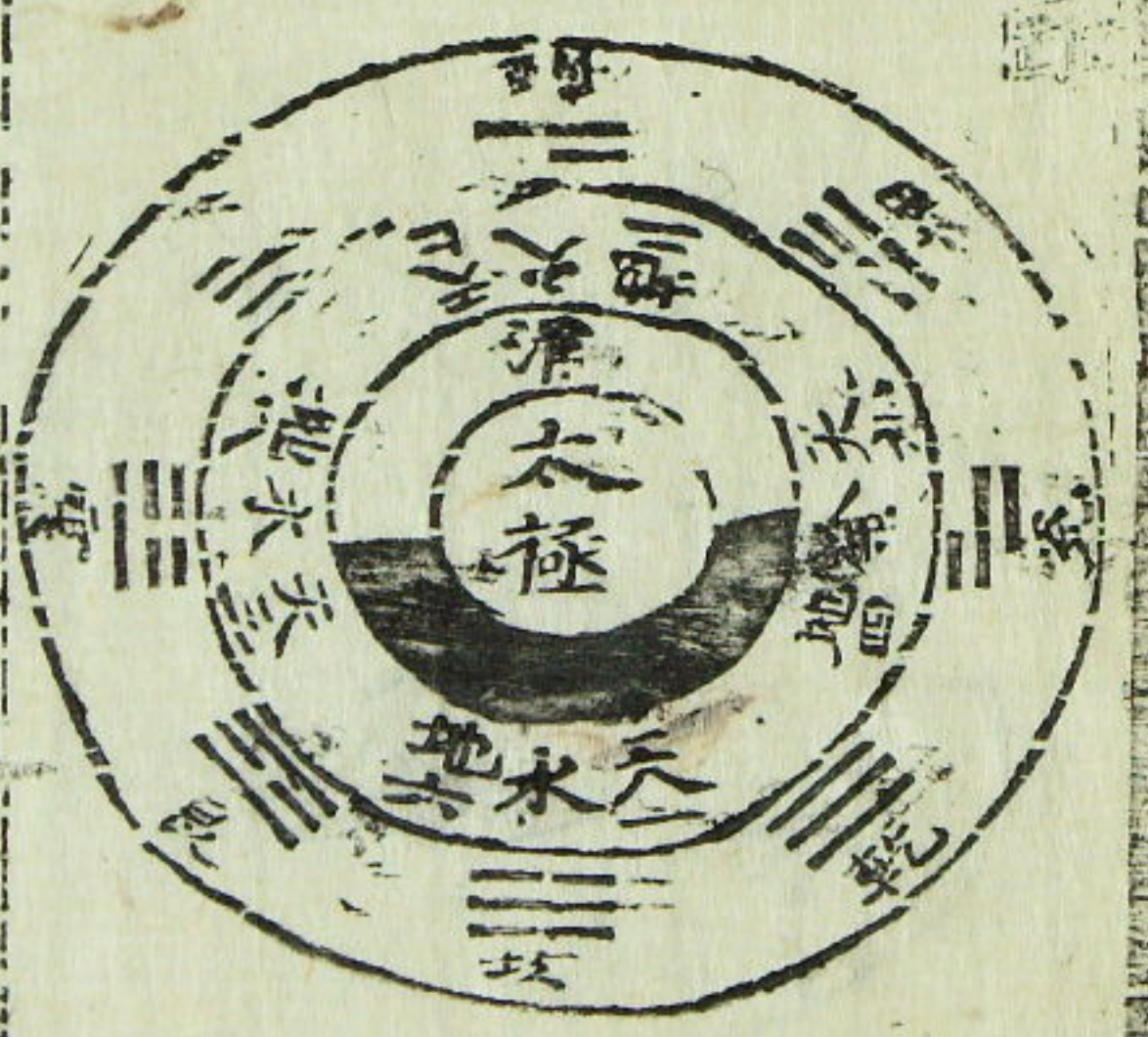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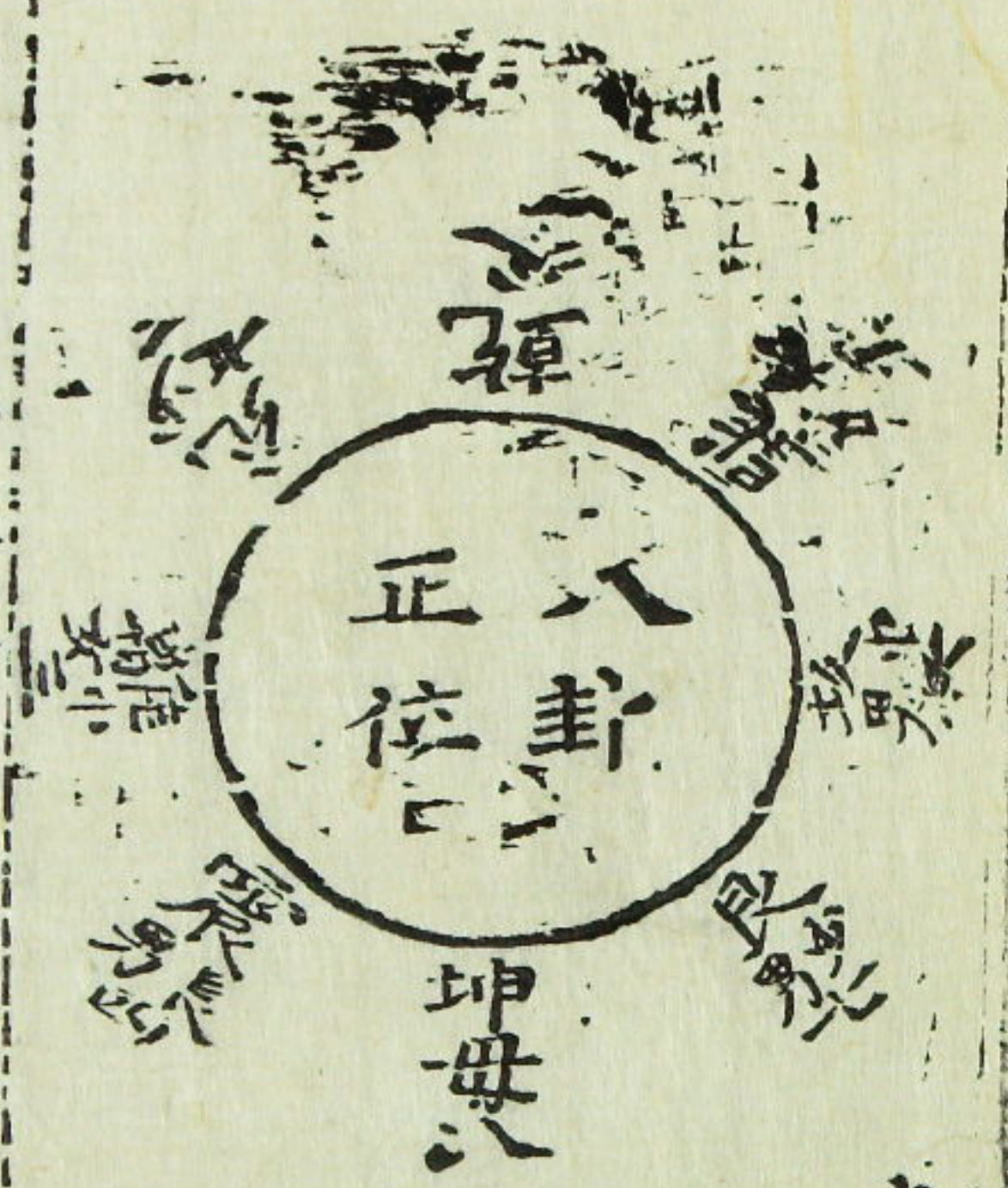
五二四六是也

正齊謂六曰橫圖者卦畫之成圖圖者卦氣之運以卦
配數氣乘辰坤同而乾兌與坎巽者以陳之老少主
靜而二其常坎之老少主動而通其變故也
文王因六曰益八卦為六十四卦朱子曰周禮三曰其
卦有六十四非文王重之也

程子適見有賣兔者曰見兔而知易
孔子繫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義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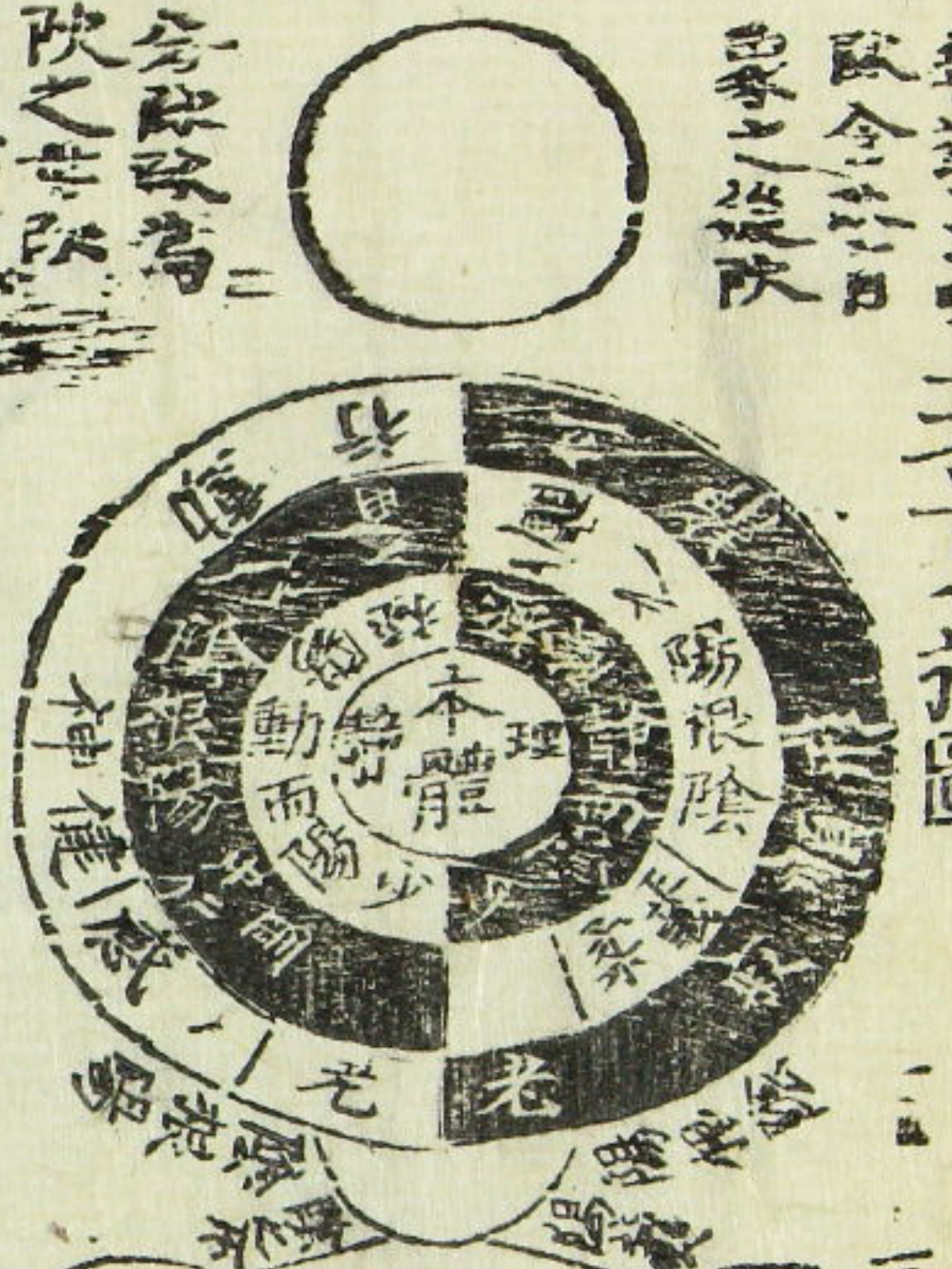
文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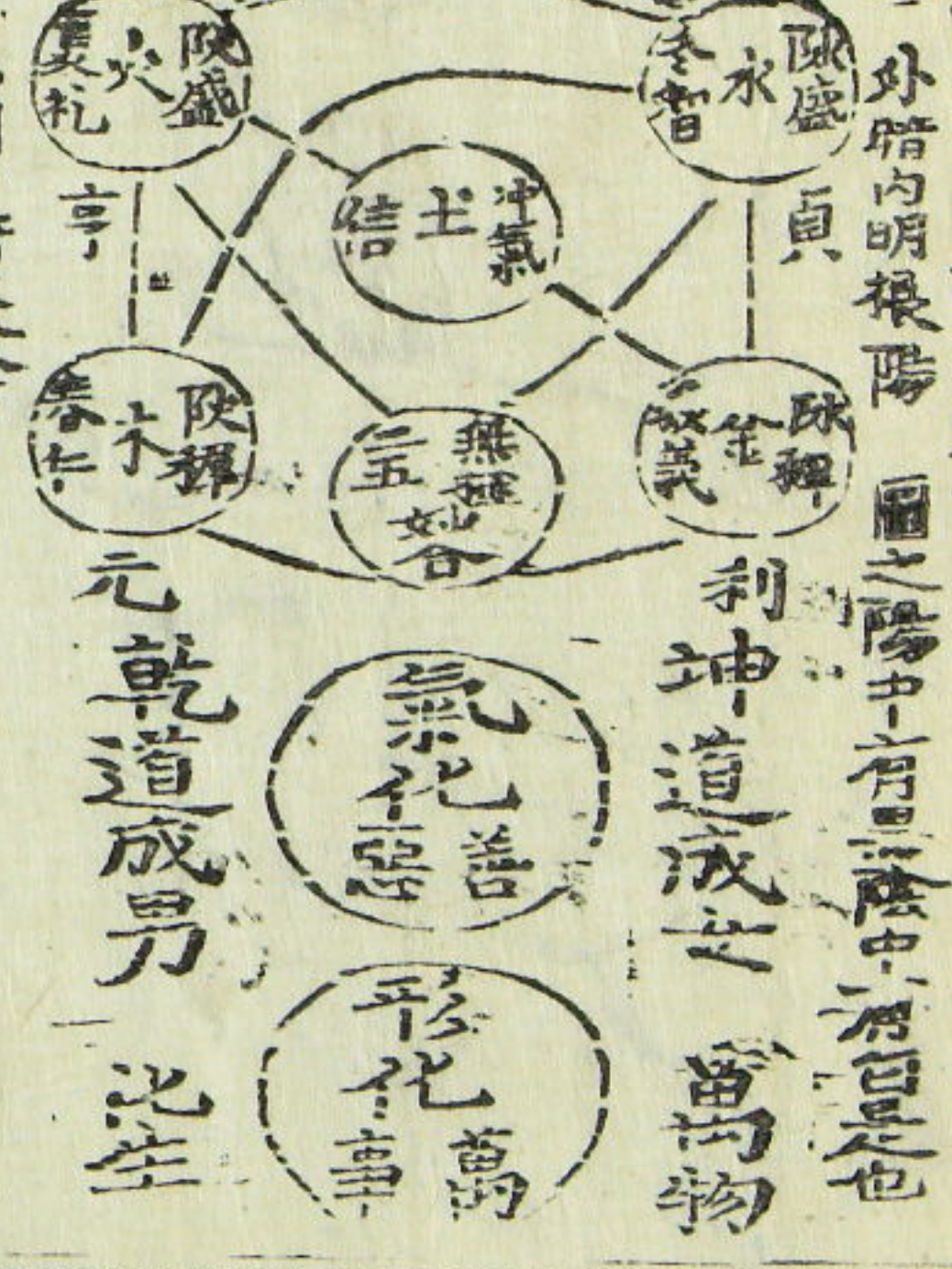
邵子曰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主
心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道也
○先天之學一守無後天方要著功夫
先天之學一守無後天方要著功夫
先天之學一守無後天方要著功夫

無極二才一極圖
 歐全之曰
 象之從



各段改寫
 歐之其
 為歐之



外明內暗根陰
 火生濕 水生燥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陰靜而生陽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變陽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
 一陽也陰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之行正處
 仁發義之而主靜無故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
 備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主易而言
 張子曰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
 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
 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人之所以參三才者以立此仁義

朱子曰三才一太極

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理耳

太極只是一箇理一箇氣即是天地萬物之理象數

未形無極而其理已具太極形氣已具太極而其理無朕之

目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即無極

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無象却實有此理所謂

無極而太極

太極是箇徹頭物事

所謂無極也無聲無臭之妙也

無極是該得虛實清濁太虛字落在一邊橫渠主太

虛說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昧上面之靜又生於動便是形

而上也

西山真氏曰即吾心觀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性

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亦形而

上者

形而上言無極形而下言太極

性體道為太極子心為太極道為太極理為太極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昧未只是理之至故曰

極真

北溪陳氏曰摠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

分而言之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有一太極比如
一太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
萬萬小塊復為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隻月落萬
川處處皆圓之譬是也

臨川吳氏曰開物之前混沌者太極為之開物之後有
天地人物者太極為之閉物之後又合為混沌者亦
太極為之太極常常如此無增無減無分無合以未
判已判謂太極者不知道之言也

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一
程子曰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
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日月星辰運行不息謂之

無動可乎

一 動靜無端 坎無始 坤開物皆其所為

二 坎常虧 坎常盈 故便下齊 比如二旋磨 磨既行 齒都
不齊 便生出萬變物之下齊物之情也

朱子曰太極理也 動靜氣也 氣行理亦行 未嘗相離也
一 初元無一物 只有此理 便會動而坎靜 而坎一 坎一
一 坎天命之流行也 二者相依流轉無窮

一 萬物統體 一太極 萬物各具 一太極 在坎坎之先 而
一 各在坎坎之內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坎坎之先 主坎坎
而言則太極在坎坎之內 自坎坎未生之時而言則

太極在坎中

朱子曰太極在坎中五行只作元亨利貞者善好

草木得坎氣飛走得坎氣各分之則皆得坎不得坎

走得坎飛得坎然各有坎中坎中坎者

五行相為坎坎又各自為坎坎五行各一其性又各

具五行之理

程子曰五行一氣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行一道也無

五則亦無道

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具有無生出先後之次猶精

神魄魄意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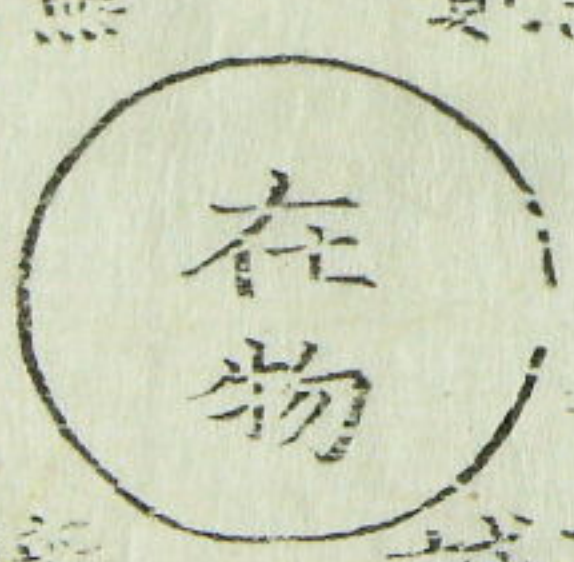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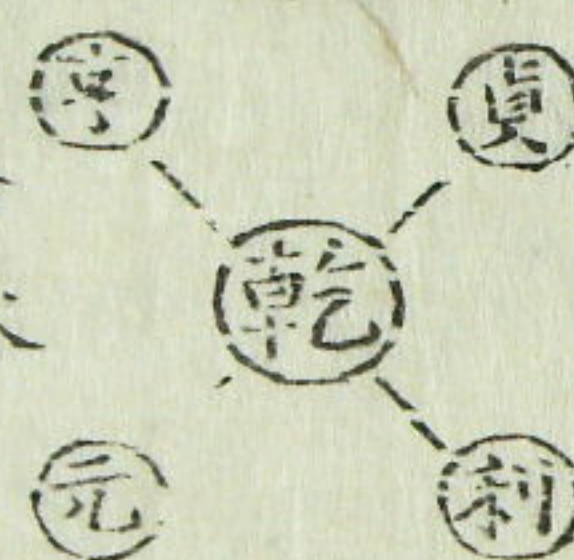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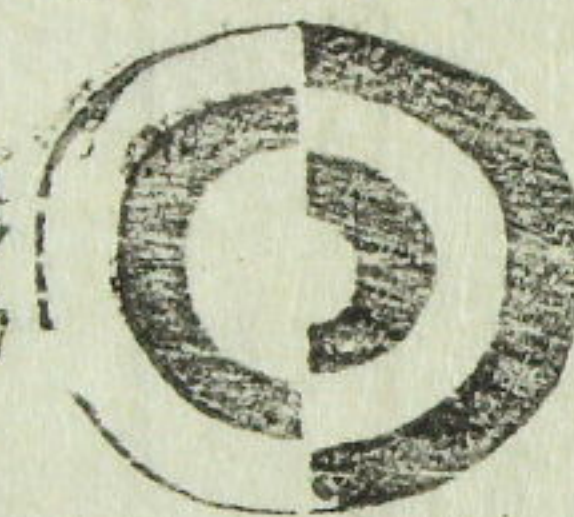
水離物不得故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有坎之象

張子曰坎離為水附於坎為火

一子從圖與通書

表

圖



各正性命

善之立

陰靜

成之者性

誠之復

性源

性則理之已善

成則物之已成者

氣質既定為人為物

人物未生此理本善

氣質既定為人為物

誠

陽動

誠之源

復於其始

命脉

誠之通

繼之者善

無

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

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成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

一誠一誠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勳而成之者性也

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至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性無爲幾精善惡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原之體三

程子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理一也
○贊化育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只有一
箇誠何物之有明

張子曰誠者虛中求出實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
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二

朱子曰誠爲太極性也幾爲冰炭情也

無妄是無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
一邊人身說謂聖人爲無妄則可爲不欺則不可

黃氏巖曰胡氏云誠者命之道乎此言誠者即所謂太
極也

程子曰中庸言誠便是神明明

仁智皆性之德非自爲體用但成已成物乃仁智自然
之體用合內外之道而實無內外之殊其本則一誠
而已所以言誠必無字成已成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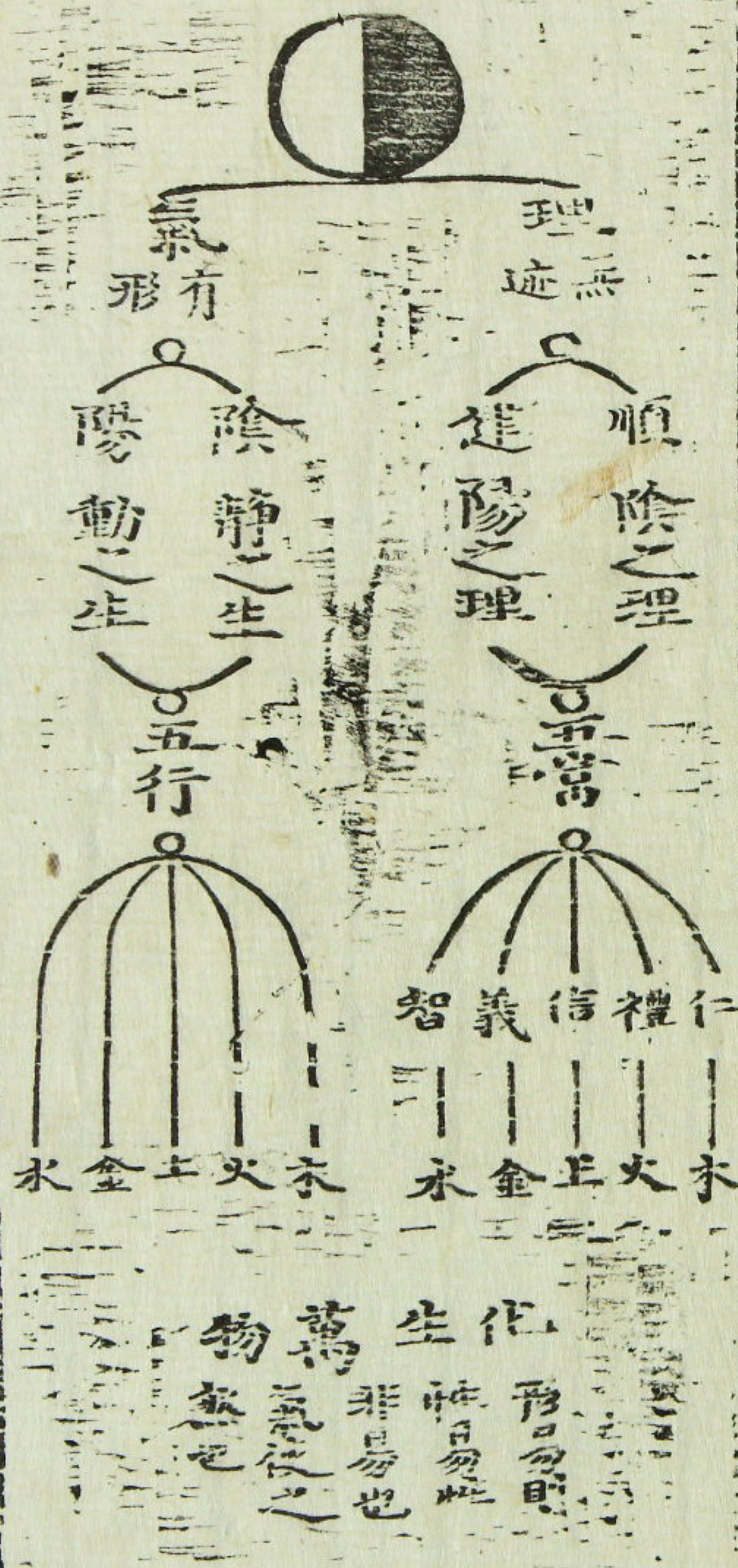
宋子曰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子言性說得細膩
孟子說得踈畧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繼之者善元亨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利貞天下
一截事

繼善成性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生
人物便成箇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人生而靜
大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亦未嘗不善至
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善惡著

勉齋黃氏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
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陔陔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

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朱子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
先有是理然理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氣則
金木水火理則仁義禮智
理氣本無先後若以形而上下言之須先有理

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但推上去時却
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
曰陔陔五行錯綜不失便是理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理無極氣有極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人物之生必稟

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疑此氣依傍這理行及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

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
功用言其氣無精粗妙用言其理指精

朱子內一氣是一生性

問理常不移而氣不常是孔顏之賤天雖是默而到
殺氣隨而變理反不勝然亦是元氣薄了朱子云

西堂成都所聞云衰周之時天地和氣有限顏子為天
勉齋黃氏曰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而成理

言之當先乎氣
天地生物如大芋頭生出小芋頭

北溪陳氏曰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才有氣理便全
在這氣裏面

程子曰凡物名字自與音義理氣相通蓋出自自然之理
音聲發於其氣天本無名只是蒼蒼然也道

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詠歌開闢本無先後

問太虛曰亦無太虛天下無實於理伊川

或曰莫大於太虛曰有形則有大小虛何大小之可

言

張子曰聲者形氣相軋而成而氣者谷神雷聲之類兩
形者柝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
人聲笙簧之類

胡居仁敬齊曰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如虛器中

皆有氣在內不開兩孔則不能入水用一孔出氣一

孔入水

程子曰以至妙謂之神功用謂之鬼神

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觀聚散則

鬼神之情狀著矣

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鬼神者數也氣之用

物形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不必言作用三十輻

共一轂則為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伊川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

蓋曰呂氏曰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周流天地寂

感微顯無所不在

朱子曰鬼神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言昭昭

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李充在亦曰此

處不須理會

北溪陳氏曰天地間無一物無昧昧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潛室陳氏曰昧昧是氣鬼神是氣之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理氣神三者只一物分出譬如心性情之類理與氣發方是有神理則精於神妙眾理之謂神

程子曰氣之所鍾有偏正故有人物之殊有清濁故有智愚之等

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

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人與物氣同而理異又曰理同而氣異以下伊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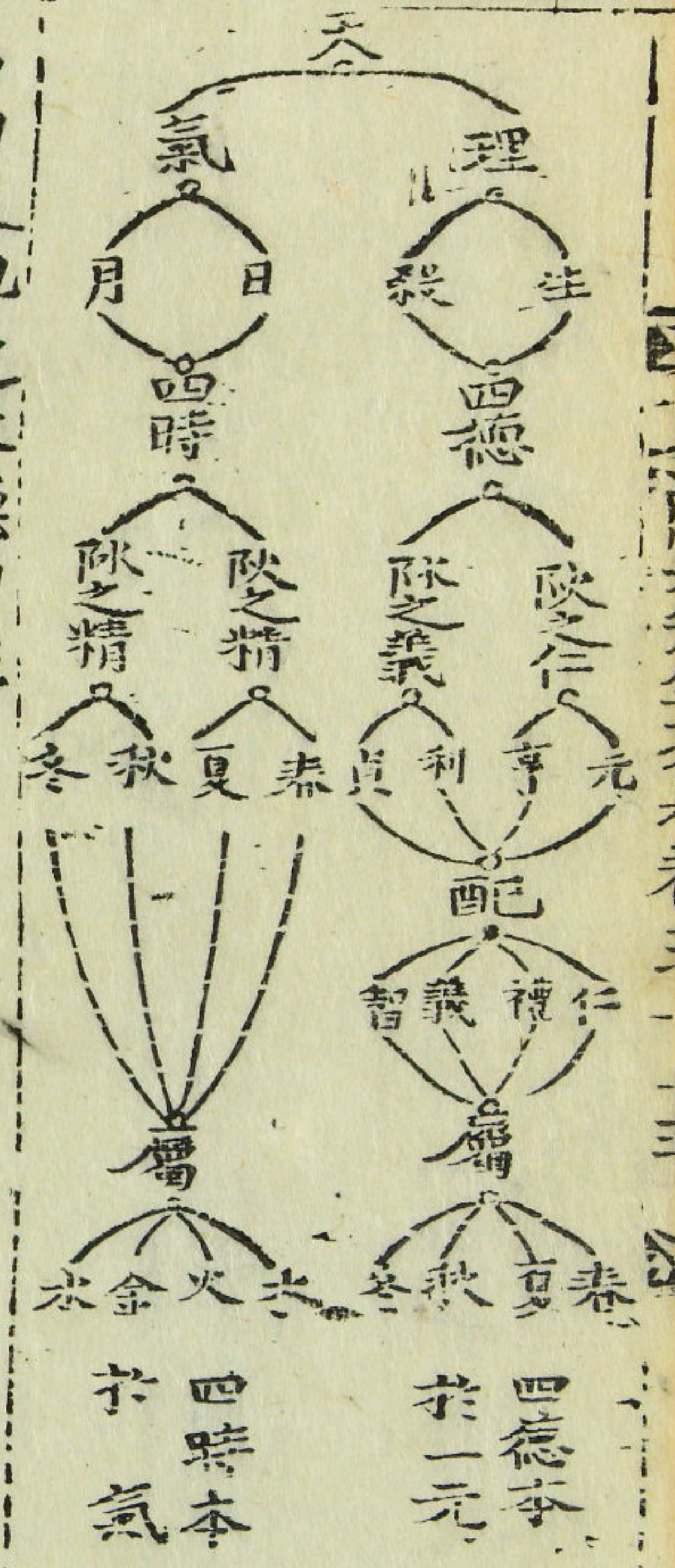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時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譬之一片地始闢荒田收

穀倍及其久也一歲薄於一歲氣亦盛衰故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之氣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理物固

有之而不能全人與物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程子曰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

地從虛中來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間處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其

齒齊不得物之出者何可得齊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
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也

朱子曰初間只是耿耿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
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出處便結成箇地
在中央

地者氣之渣滓其動者乃氣動天有一息之停則地
摧須陷下

天理無外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其氣極緊故能托
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有軀殼甚厚以固此氣地
下與四邊有水載地天包地與水天只是箇旋風下

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

天之外無窮而地有空缺處有限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流脚便成地是謂氣之查滓

天形蒼然兩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一晝一夜行九十萬餘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萬餘里行健可知所謂外降一萬五千里者蓋謂南北相去非周天只三萬里

勉齋黃氏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循環不已公年冬至一隊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隊

來復這是其實無妄類于三月之後未免有不在其

程子曰極為天地之中然據上圭測影以三萬里為中

一作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者而天

地之運蓋如初也且以尺五之尺中者就外觀之亦必然

今人所定天體只以視所不見遠以為蓋然曾有注

一上南極下有六星十則天體蓋未定然以三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以尺五之法測之每

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故直二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

寒或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陽則燠

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若四隅既定則有遠近之限便至一百千萬億猶是有數有數則有盡處如何為盡

肩齊註氏曰天地之氣不能常泰陰陽之運不能常通一至于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氣以填者裂而洩五行之用皆廢獨水火之性特逆火偏於沉伏水偏於沸騰而成一混沌者水也無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

敬齋曰先儒謂水泛地地不沉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証也朱子曰剛風旋聚得地在內不陷伯政曰大氣舞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元精當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地在一天中水環地外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流行外一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力與元氣相為浮沉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濤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之間陰陽元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然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此潮汐之消息係乎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也

朱子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程子曰日之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

一 里中外降出入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天
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地既無通而
不為天則日無通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
一 氣須有精處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此亦新從頭
一 義者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善行將
一 去去氣充塞無所不到

一 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消長而無窮者寒暑

一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謂

一 月不受日光故蝕月正相當陰亢伏明

一 月近日則感損而光虧在月掩日而日蝕日射月則日
蝕生

程子說日月無一之之形象朱子用先儒之說日月有
一之形象如丸如球

東坡蘇氏曰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形者象之體質
留於下者

朱子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昭之則水面光倒射
陸上乃月照也

一 陔得陔為雨陔得陔為風 天金也故雨自天降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為霜非也伊

一 電者陔陔相軋雷者陔陔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
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

一 問震死曰人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搏如蒼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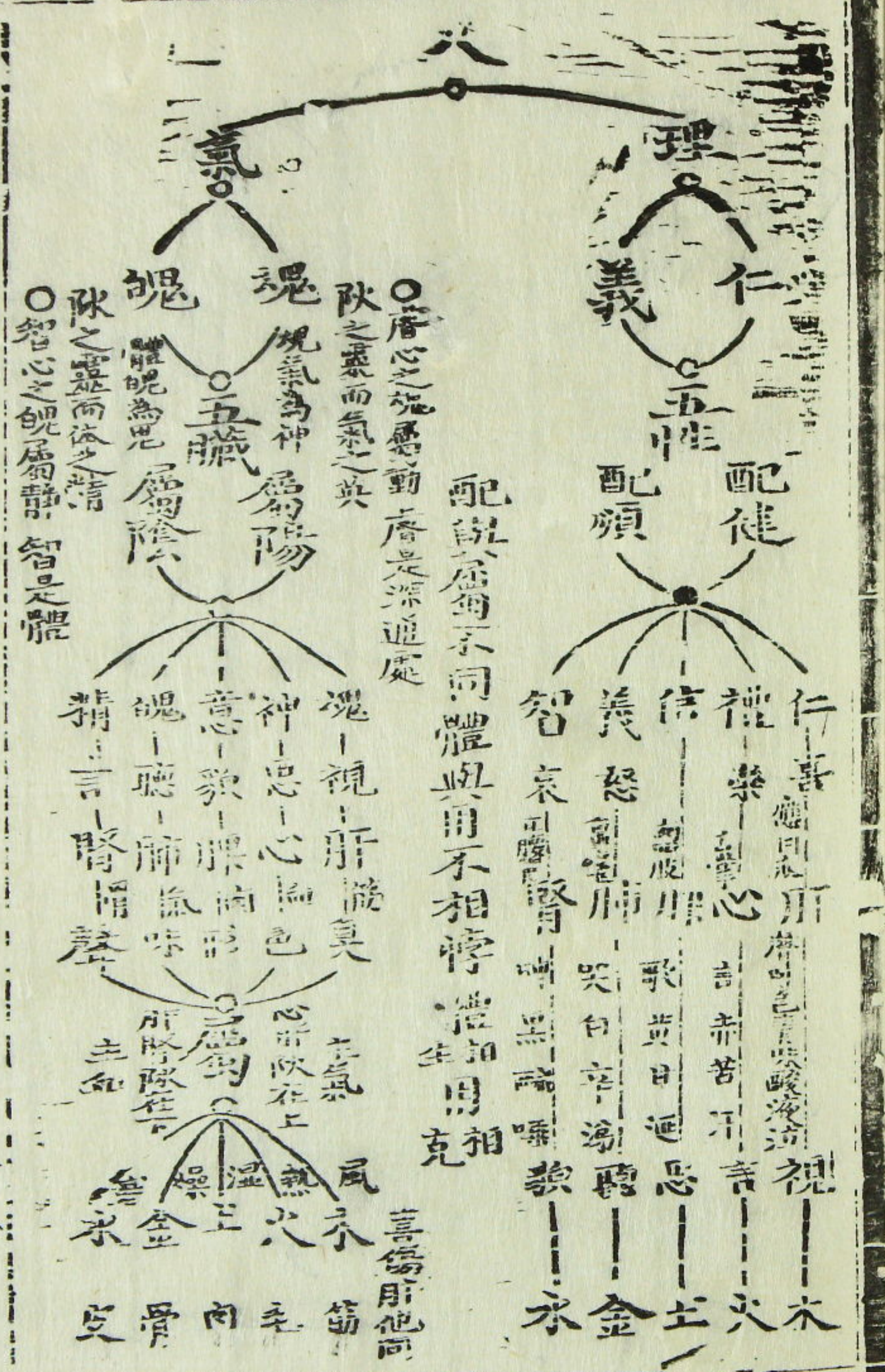
有時龍霜降時或隔一睡有不殺者蓋氣就相合處
去也曰雷必有火何也曰動極則生秋自然之理也

邵子曰冬至後為呼夏至後為吸本一氣也生則為秋
消則為春

朱子曰月之黑暈是魄光處魂之發

天一生水物始生曰魄既生魄常為主為幹莊子
云日火外影金水內明是也

雨風雷日月晝夜此鬼神迹也又有不正邪暗
之見精粗不同同一理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又曰理出於天天出於

理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

為一則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

程子曰人性皆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直告子

之說是也伊

人生而靜以二不容說即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

理緩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

不全是性之本體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明

○自即是人物至
性之本體朱子說三

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程張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水非有物盛之
無歸著處且如言光必有鏡必有水光便是性鏡水

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元亦散矣

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

後理隨而具然理與氣不相夾雜為氣所蔽如燈火

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燈火以
下無齊

清濁以氣言恐屬天屬知分智愚剛柔美惡以氣之

為質者言恐屬地屬才分賢不肖蓋清濁美惡似為

氣質中陰陽之分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氣無不善

或問朱子而陳
了翁以下答辯

北溪陳氏曰一氣分來二與五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

一不齊有清濁厚薄仍有氣質之性故貴善反

氣清而質不粹者如井泉貯在銀盞中銀花子甚分

明透底清澈但從惡木淤泥中穿過來味不純甘質
粹而氣不清者如井泉脉味純甘而泥上渾濁了終
不透瑩如温公質粹而氣欠清識見不高偏執固滯
以水極言性水在淤泥沙石清濁美惡隨之而不同
潛室陳氏曰耳目聰明可言物則不可言性若言性好
聲好色是氣質之性正聲正色義理之性

臨川吳氏曰人之生也受氣於父之時有清濁成質於
母之時有美惡

程子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上智下愚不移只言
所稟之才
才出於氣故有善惡說得盡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猶木之曲直性也可以為棟樑
者才也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以上

朱子曰情與才絕相近情是心之動才是心之力心譬
水也性水之理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
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
能流者流有緩急則才之不同

德出於性才亦出於性有是氣而後有是德人之有
才者**做得事業**也是他性中有了便做得

北溪陳氏曰**才是才質以體言猶言才料**質幹才能以
用言是會做事孟子指性之質言是資稟

程子曰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心無遠近道明

○心無限量猶天地無限日月之光無限若有限量

除是性外有物始得以下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以動靜開闔之理須

順臥臥始得人之寤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

類

邵子曰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寤則棲心寐則

棲腎象晝夜之道

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

心膽脾胃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

脾之靈曰視腎之靈曰精神發乎目則視精發乎耳

則聽視發乎脾則臭不發乎口則言人之生也氣行

死也形返氣行則神死交形返則精魂存氣行乎天

則臥行形返于地則臥臥行則晝見夜伏臥返則

夜見晝伏故曰者月之形月者日之影臥者臥之形

臥者臥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

形而無知非也人身與天地同

氣能呼吸冷暖神則有知覺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

多道理

程子曰揚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死生者其與是類伊

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猶古今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致生

之故其見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陳旼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耳

以屈伸往來而言故曰鬼神以其靈而有知覺故曰

魂魄

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

魄是一點清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

如氣之出入息動靜二字括盡魂魄

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人之運用作為皆魂也若

魂去則魄不能也

氣之出入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

魄中復有魄或門

勉齋黃氏曰精之神魄氣之神魂合魄與魂乃陳旼之

神而理實具乎中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

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如耳目精明光在裏面

氣之呼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魄主受納魂主經

營

此溪陳氏曰魂者魄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魂之靈而體

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靈處屬魂視聽是體聰明處屬魄

西山真氏曰目之明耳之聰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魂心之知識身之舉動即氣之為也此之謂魄魄離則死

朱子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之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地相合

人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以後則鬼為主

問魂氣升于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于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烟上只是便散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人打麩做糊中間自有小塊核不散久之漸漸也消

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非死生之常理人死則氣散理之常也若冤結則其氣或有未散者

襄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

弘以忠死故其氣聚結如此

問人稟得耿耿之氣死後其氣雖散只及本邊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

格得來只是他有一孫在不可謂之無
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薰蒿悽愴此白物之
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其氣將
散而如此

鬼神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求諸
陝求諸陝須是見得有

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黃能入寢門以為
繇之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
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亡他更是遠然既
合當祭他便有此氣

問不感交時鬼神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

餒鬼

西山真氏曰鬼遊魂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
享祀以誠感之則來格此又屈而伸也

心統性情 林隱程氏復心亦有一圖

性

理 本然之性 仁義禮智這理皆天理無不善
氣 氣質之性 純清雜濁兩者皆中下之分
心 統性情語極好更
顛撲不破

示發為性 心向內而推入性
已發為情 心向外而推出情

情

理 發為四端 四者正情亦無不善
氣 發為七情 喜怒哀樂
愛 惡 欲 中節者善不中節者惡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
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情是也

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賦氣發生處是情

以上伊川

性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

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

言喜怒哀樂出於性無性安得有情或問而

解子答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致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未動已動所謂統性情者也

程子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

情曰如伊川所云知是性統心情恐記錄之誤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

以貫乎動靜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

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爾

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通口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

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

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

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

心具此理心失其正情有時不善

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鄒郭身者心之區

宇雖說得粗大槩好

仁義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是情孟子則曰
惻隱之心可見其心統性情矣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四端之發可見性之
善如見流清而知源之清四端有時不善者殘忍便
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指天地生物之心下
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心
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
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
道全然做天底也不得

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

一到
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

須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著落處心如穀種所以生
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是情心情皆有形影底物事
獨性無形影

上蔡謝氏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念

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

情是會做底意是百般計較做底

如好惡是情好惡色惡惡真是意意回有是情而後
用

北溪陳氏曰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向

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
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

情是就全體上論意是就一念處論

程子曰志自所存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

張子曰志歛而意散也志公而意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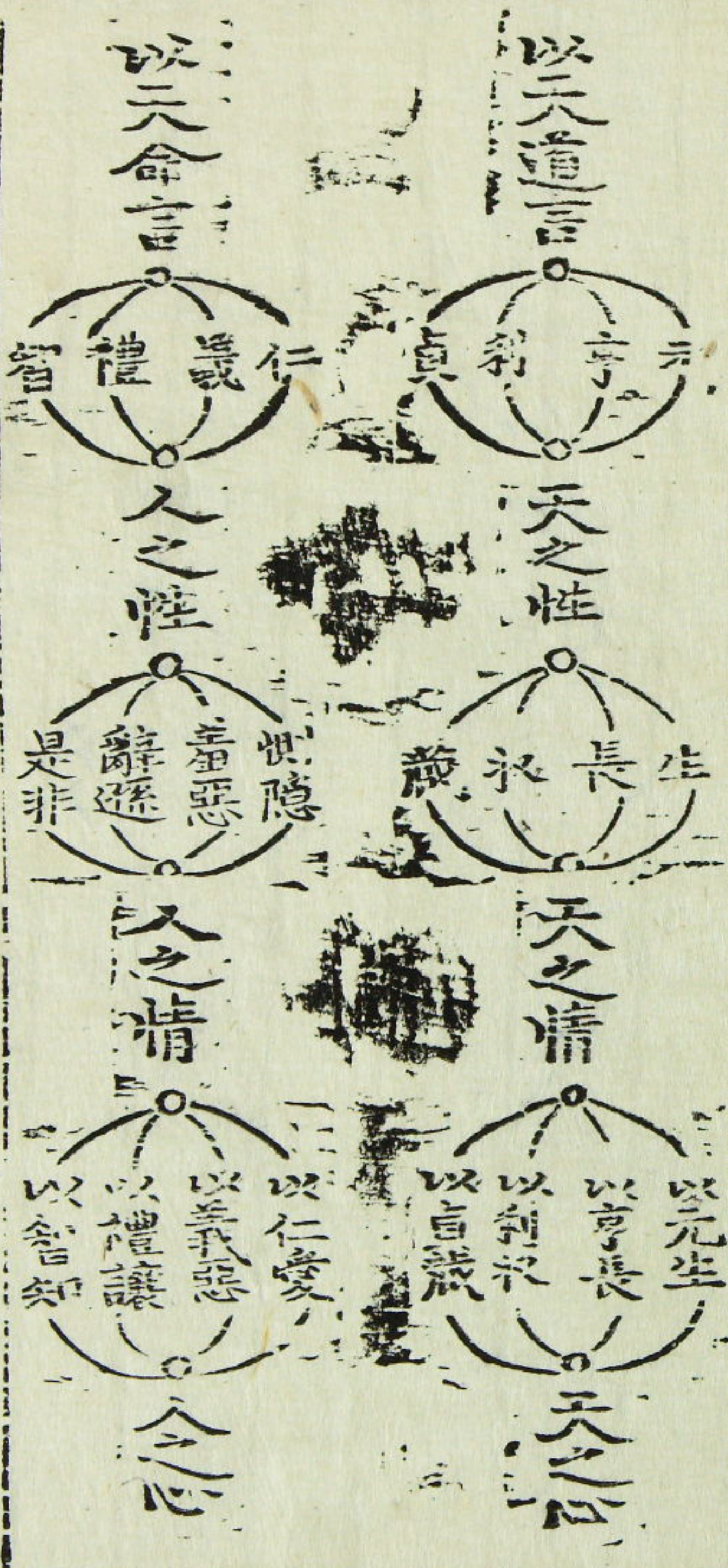
朱子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是心之
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志比意尤
重

北溪陳氏曰志有趣向期必之意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而進德之基聖賢莫不發軔
于此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舜跖

之所以分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
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朱子曰亢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北溪陳氏曰天道流行無一毫之妄而皆真實道理為

西溪先生集卷三十一

之三主宰

臨川吳氏曰元亨利貞流行四時謂之命仁義禮智備具一心謂之性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問伊川說人之性也直是天命之謂性顯道云順理之

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

二說異同王信伯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道則性命

三之理道則以下
龜山語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此說與解說相近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天之用

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一上帝降衷民之秉彜劉子康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

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

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皆論性也

一天則就自然者言之命則就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

性則就全體而萬物所同得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

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或問

書曰若有恒性六經之言性始此

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伊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無不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
子則是浩然之氣

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泉

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伊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
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四德全言則一理偏言則五事五者之中各具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理四德以孝悌為本愛親仁
之本順親義之本敬親禮之本知此智之本誠此信
之本所謂至德要道
信誠實此四者而已

北溪陳氏曰五常錯而言之又各具五者之理親親仁
也而有仁義禮智信之理以至於從兄是義敬賓是
禮察物是智復言是信無不各具其理而天理之懇
惻則同

流行乎五者之中是仁親義別序信皆有當然之理
是義節文斯五者是禮知斯五者是智實斯五者是
信

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耿耿太極只在耿耿之中然太
極自是太極耿耿自是耿耿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
而二二而一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為惡辭讓是非
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

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感問

人只是此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問仁包義禮智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如木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而後物可得而生

仁字如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熟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生底是仁殺底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南軒張氏曰曰者具於性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是而生生不息生色於外充感著見故醇然之和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朱子曰仁義如陳陔只是一氣

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各有體用又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仁存諸心此句性之所以為體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仁只是那流行底義只是那合當底

西山真氏曰性即太極仁義即陳陔也

隆山李氏曰乾象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仁義之用取諸此

王氏得臣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伯淳聞之曰唯義無對

問智崇禮早程子曰崇的便是智早的便是禮

雲峯胡氏曰智者心之神明妙象理而宰萬物

朱子曰天命之性之命純乎理言之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

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或問

問鄙夫小人當堯舜之時如何得富貴曰便是命

命字兼理氣言木之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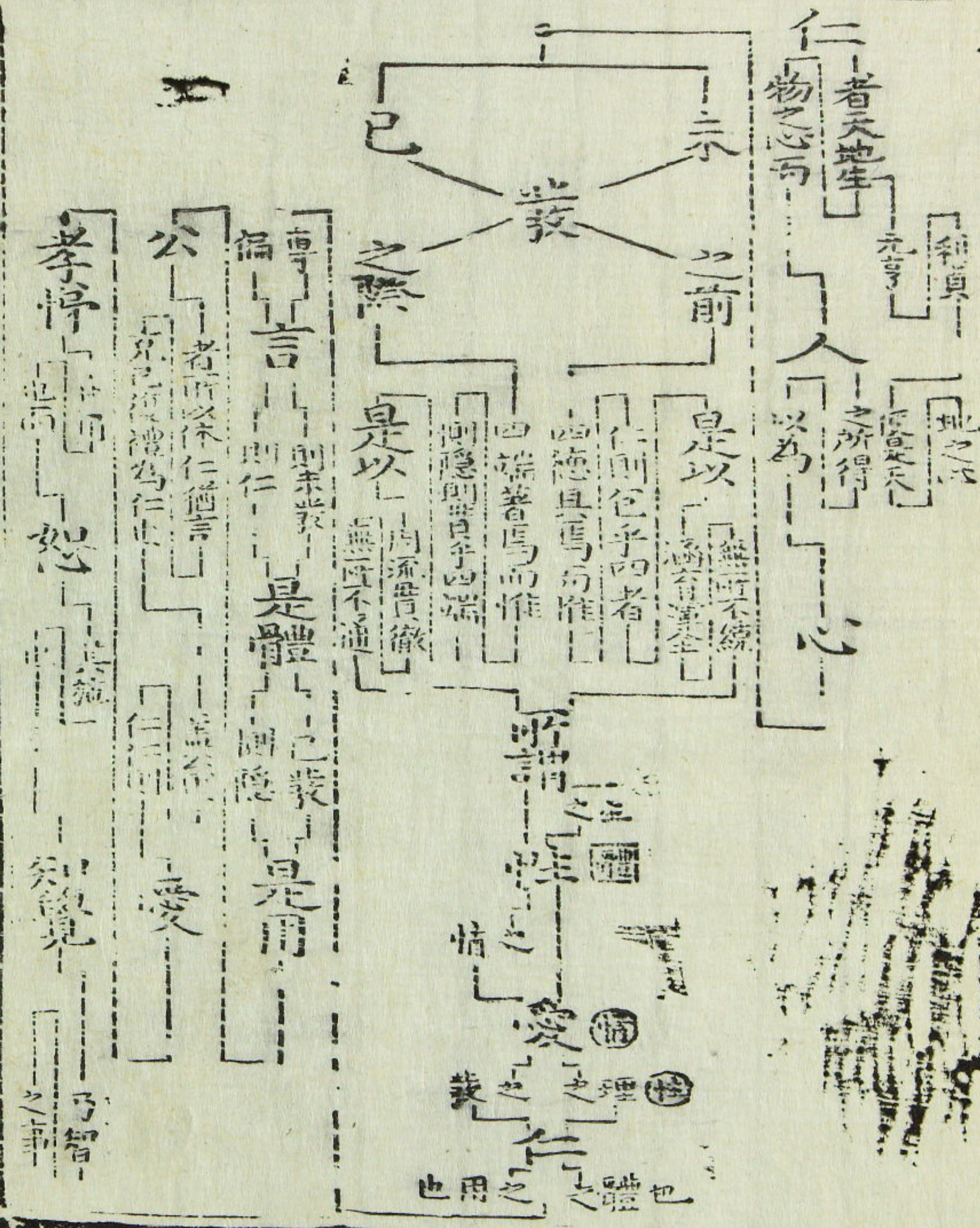
說氣稟

人之稟氣常由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為棟樑或賤為腐剝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但當順受

問命與遇異乎伊川曰遇不過即命也長平坑卒遇白起則命也橫渠曰同行異報猶難語命語遇可也

仁說圖

宋二臣述并自作圖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則一不仁則二

以下

切脈最可體仁

聖仁之成德譬如離木為龍木乃仁也龍乃聖也指木為龍可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之事舉仁而言之則能取比是也

顏淵問仁而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吹氣而生乎曰吹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性是

謂仁

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公而以人體之故仁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

恕所以能愛恕仁之施愛仁之用也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朱子曰亦有白

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仁在理以成之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仁是己仁者何活者為仁死者為

不仁

朱子曰仁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

羞惡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如春生夏長秋遂冬成

○仁者愛之理理心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甘

醋之酸

愛之理仁之體也則愛之理是仁故性也

二程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

只作愛字看

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之發出來底端芽

雞雛是生意醱粹可以觀仁飲啄自如未有爭鬪侵

凌之患只此便是仁凡物皆然此偶見雞雛而言

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

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方可謂之仁問無私欲是仁曰

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又問

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欲是仁之前事與

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
仁是甚模樣須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

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
天地之氣而生故有此心必仁仁則生矣

公只是仁底殼子生之性只是狀得仁之體

人猶鏡也仁則如鏡之光明恕則仁之施推愛則仁
之用事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慈如水之流

北溪陳氏曰仁有以理言有以心言有以事言理則心
之德愛之理是也心則三月不違無纖毫私欲及雍
也不知其仁事則如求仁得仁三仁焉得仁之類
仁是此心全體常生生不息由惻隱克復到那物上

遂成愛故仁乃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愛則又
萌芽之長茂已成者

仁是心中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始終無間斷苟
無這生理心便死了四德從何出也

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止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

毫之間

明道

西山真氏曰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理
之分始

忠恕一貫

以天無地

○道之體
○一本萬殊
○忠至誠無息
○動皆天
○各正性命
○萬殊一本
○道之用

以聖人無為

○天道一
○忠渾然一理
○聖人一動以天
○忠之應當
○人道一貫

以學者著

此忠恕所謂達道不
○忠盡已之心
○學者一動以
○推己及人
遠一尊而達者也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

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大地變化草木

蕃不其恕乎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一六體天道

也恕言其用人道也

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

稱物平施處

絜矩正恕者之事朱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玉不踰矩

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之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

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圓矩方皆法度之

器而獨言矩者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

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雲

北溪陳氏曰聖人本無私意此心廓然大公仁之物來

而順應義之用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鑷於其中

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及到那物上

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

西山真氏曰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大槩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謂也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而一段事無形無兆 以下通論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以上伊川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直上直下之正理 明道

一隙一隙之謂道道非一隙一隙者道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以上伊川

道則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日不出乎五常之間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謂理各有條理界辨康節云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

理 事物上當 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存之於心為理得之於心為德發見於行事為百行

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行之理此便是道只是這箇理分做四端又分做八端又細碎分將去○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

魯齋許氏曰所以然者是本源乃命也所當然者是示

流乃義也每一事一物須有所以然其所當然

內山真氏曰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人之形體形而下者曰性曰心形而上者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

節齋蔡氏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自此以上無體故以道名自此以下有體故以器名

東萊呂氏曰實有諸己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

止溪陳氏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

潛室陳氏曰道也德也仁也只是一箇物事所處不同

道是自然德是做工夫處

有形揔是氣無形只是道

道即理也性也又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

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邵子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

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

五峯胡氏曰道者體用之揔名仁其體義其用道不能

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猶風之有動水之

有流

朱子曰道者無體用該費隱體用無定所合萬理為一

體則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

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
物資生處便是用就坎言則坎是體離是用就離言
則離是體坎是用耳目視聽是體開眼看物者耳聽
聲便是用如扇子有骨有柄有絲糊此則體也人搖
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
去秤量事物則用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只是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
而不相離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費用之廣德體之微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所謂體也才無言
其著於用者德就人做工夫處論德全則才亦全
程子曰夫婦能知能行與鸞飛魚躍同一機軸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
面只是私

昧之道非小人其害坎則小人也其助坎成物則君
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
善也

可欲者莫如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有諸己之
信屬焉

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朱子曰善惡皆天理者只是攙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

便是攙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

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攙了道理

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

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底水緣何有此

好惡是情好善惡是性之然好惡是私也

趙致道曰胡氏有同體異用之說非也不是性中充有

一兩物私欲旁出言為惡旁出則無源

為學之要

小學

取放心 養 涵養
洒掃應對 其 本源
對進退 德 知之淺
禮樂射 性 行之小

大學

察義理 措 進德
窮理正 諸 修業
心 事 知之深
修己治 業 行之大

明新止

此道教

敬 格致誠正 知 誠 智一勇
修齊治平 行 費隱 天道人君

朱子曰知先行後無疑然有淺深小大小學是取放心

禮樂射御養其德性知之淺行之小大學是察義理

誠正修措諸事業知之深行之大欲自小學之成以

進大學之始非涵養踐履之有素豈能居然以離亂

紛糾之心格物以致其知哉事親從兄之際豈可謂

吾知未至而輟輟不為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問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否曰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就上面詳究那理所以事親是如何事長是如何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二分大學只點化出些精彩

勿軒熊氏曰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以為斷

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只在

謹獨

南軒張氏曰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

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

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程子始抄大學篇於

戴記中

自程子以下陳氏

雲峯胡氏曰即事而窮理明明德第一工夫

之靜則事未至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

雙峯饒氏曰之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不然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

捉不得能得如中的彎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關程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朱子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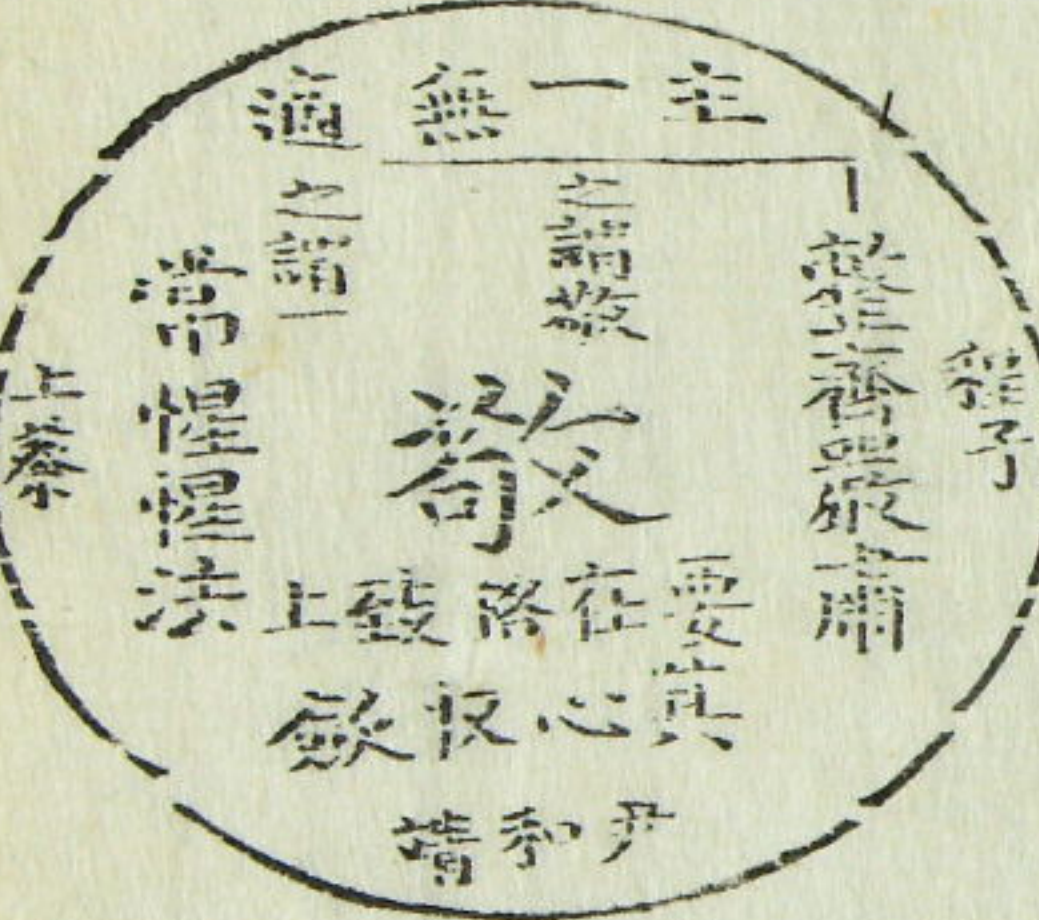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程子曰大學於誠意正心皆言其道至於物格則不言獨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朱子曰為學之實固在踐履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同

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不知其果何事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正為本而必以格致為先

意誠則心之所發已實何暇於正心乎或曰但心之用本自虛中發出虛其心則本體不偏妙用亦實陳譬如一竿竹雖一竿其間又有許多節朱

心之用雖正而又不可不正其體此意誠而心正



朱子
卷之三

天道信是人道誠以命言言以性言誠以道言信以德言

朱子曰誠意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其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決不至下陷於惡

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無以直內序不可亂如此

止心根之則不誠則明非也

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間矣

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格物是夢覺關

新安陳氏曰物格知止為誠意根其東陽許氏曰慎獨為誠意地頭毋自欺為誠意工夫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必敬義二字蓋自黃帝而始

太公建明

五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敬比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工久久自當得力義理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齊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雲客胡氏曰謹獨是敬以直內契知是義以方外

然則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必以忠信為

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

盡已無缺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

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已之性也

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矣天性有所損

益則為偽矣

朱子曰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功夫之條件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可與存信

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日見於事而為信

忠自裏面發出信就事上說

忠信進德至可與存義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

剛健粹精日進不已如活龍然精彩氣談自有不可

及者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貼把捉蓋是因

執持守依文案本底做將去所以分屬乾三坤二

止溪陳氏曰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

對則忠天道信人道

忠信只就人用工夫上立字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

位為善皆從此出如忠信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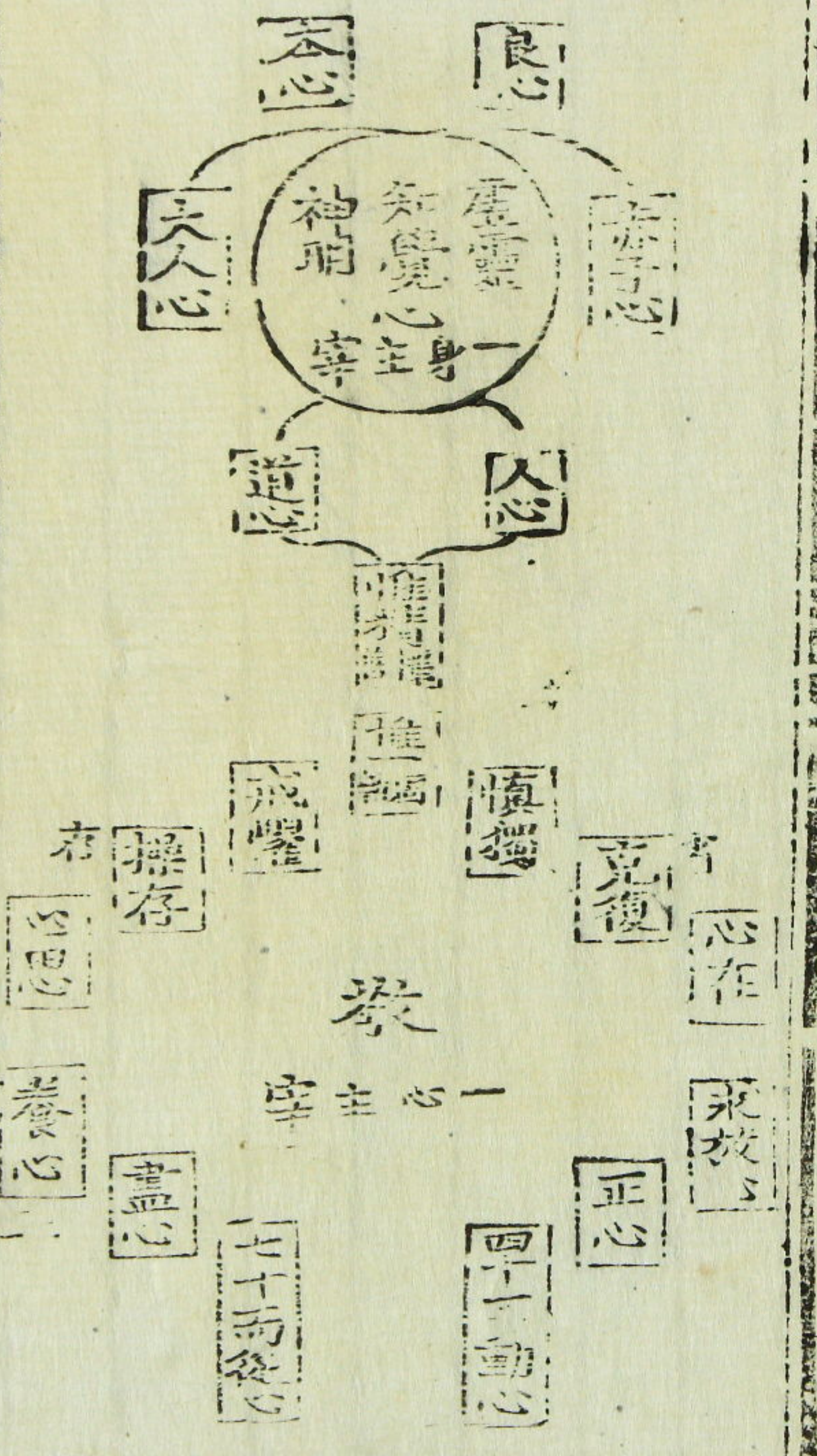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者
苟後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亦無可存之理○後

心以下
葉氏語

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期
閑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動容執整思慮則自然主敬
又曰敬是閑邪之道○

臨川吳氏曰思無邪指私欲惡念閑邪之邪指二而雜
之雖善念亦邪無邪誠意之事閑邪正心之事
無邪者心之則聰明溫恭忠敬者視聽色貌言動之
則

聖賢論心之要 林隱述是圖



朱子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也耳目之視
聽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耳目猶有形象心何嘗有
物

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性

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扣氣之為耶曰不全是氣是先天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燭火曰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而言備具形氣謂之合義理一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曰知覺便是心之德

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如水中日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與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

心者氣之精爽

浴菴道大曰知哉其所當然見悟其所以然

北溪陳氏曰心之動是乘氣動其曰活曰靈曰知

是曰理與氣合其生道曰仁敬者所以生也

程子曰心是天德敵於人欲則天德亡矣

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者也

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說心

以心使心之說上心字指道而言

問心而有內外是私心非天理也南軒張氏曰此等處處不可毫釐差

西山真氏曰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毫微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虛

淳之次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蔽于中也

此辰常不移故能為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事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魯齋三錄卷之二

魯齋許氏曰人心猶印板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建安葉氏曰人心虛明所以具萬理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心未免昏塞

朱子曰人心道心非實有二物各為一物只是心存時天理純全渾是性命底心亡了後人心用事只此一

心一存一亡

人心生於形氣之私道心根於性命之正

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耳目口鼻四肢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四端之發是也

西山蔡氏曰人心發於氣道心發於理形氣猶軀道心猶柁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朱子曰心在群安自然退聽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刁或問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卜只然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

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

韓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氣住神住伯淳曰其要只在收放心

朱子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養心莫善於寡欲上蔡謝氏曰昔聞伊川先生曰此句淺近不如義理之悅我心明道先生曰操存舍亡非聖人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朱子曰要須養得此心虛明統一使道理從此中流出

乃善

涵養此心須用敬比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謹固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知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

蛟峯方氏曰中虛而有主者正心之藥方

朱子曰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多矣博

明善
精博文

致知格物

行
誠身
約禮
誠意
力行

克
視勿自
已
聽勿外
復
言勿內
禮
勉勿出
目

無伐善
無施勞

克
能問不能
幾
多問寡有
於
若無實若
無
虛犯不校
我

三月不違

未
達
一
問

不改其樂

世博
文約
禮之
其積

不遷怒

克
已
之
功

用之行

會之歲

初
無
必固

不貳過

即烹講而精擇之約禮則只敬之一字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問聖門當學誰南軒張氏曰學顏子為有准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約禮所謂力行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

雙峯饒氏曰不守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致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

致知力行關一不可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諸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毅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朱子曰勿字似旗脚此旗一揮三軍盡退

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便似先察識端倪是無可依據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有用力處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力貴於

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消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一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為至久且熟其能若是乎

陳忠肅公曰言溫而氣和則不遷漸可學

程子曰顏子簞瓢非樂也志也

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揉尺度量物尚不免有差在前是及在後是過之顏子正在此若化則已便是尺度量便是己是侖尼也

朱子曰語人語工夫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顏子

仰高鑽堅瞻前忽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真是無云

處了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
於人益亦不暇責人必自責以至於聖賢地而何暇
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
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

人謂所樂者道程子曰非也若身與道為一物則未
到渾融無間之地道只是當然之理非有一物言可
以玩弄而娛悅也身與道以下
真山說

不動心

知言

善養氣

○無畏懼

道明

此在大責重之人

德立

以道義為主者

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

至不至剛以直三者關一便不是浩然之氣

兼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感而心不動曰養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以上
伊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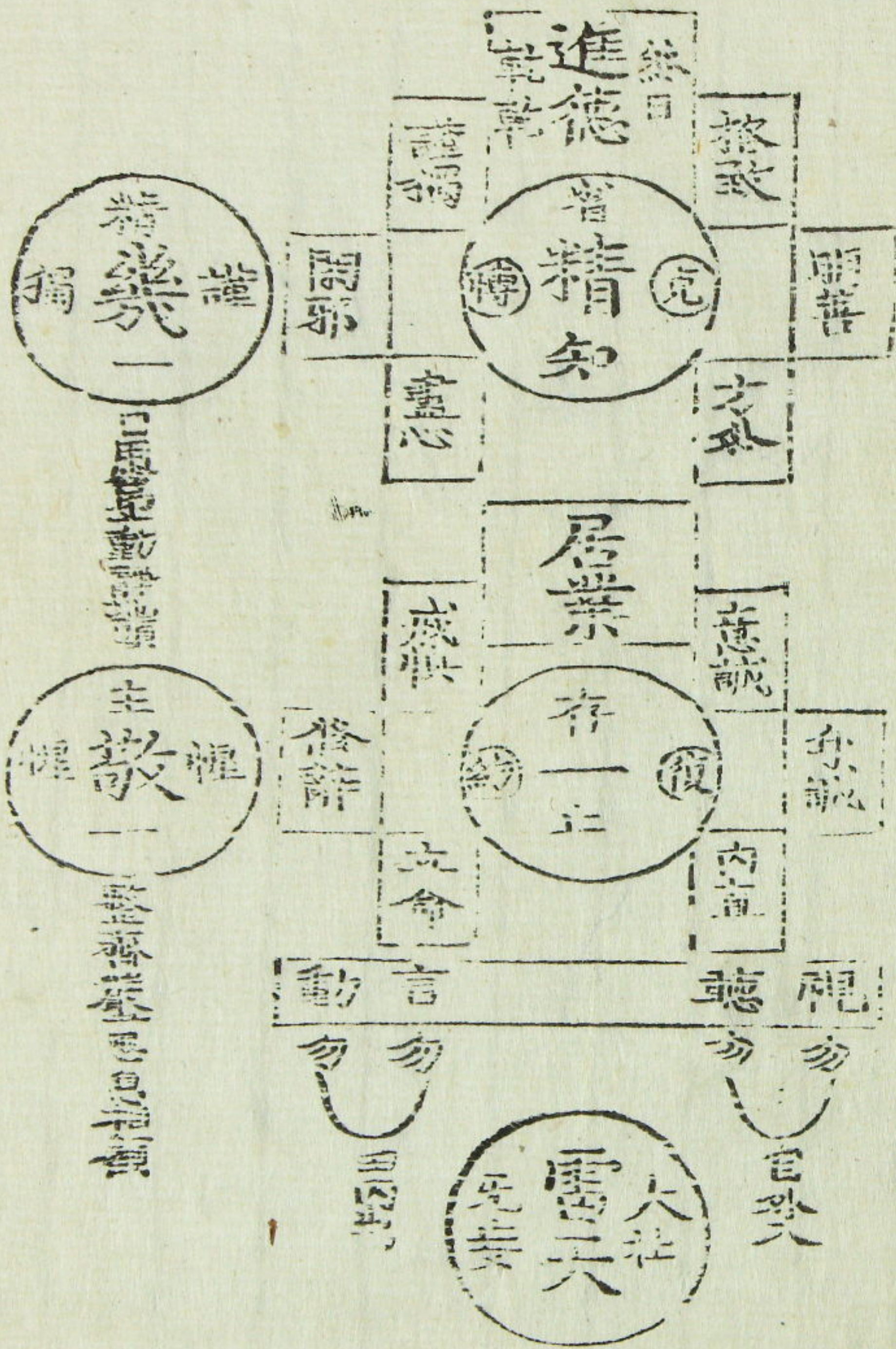
內直則其氣浩然

問敬以直內便能充塞天地曰氣須是養集氣所生

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處以下
伊川

浩然之氣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道體義用也氣克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朱子曰人氣類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皆透過

易書學庸語孟一道



朱子曰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切其曰誠身

中庸章句卷之三

五十四

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即誠正修也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
一 方行而已大學言格致誠正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
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言學問思辨者知之
事也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
謂知崇知禮卑行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之所
謂終始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
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
一 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則摘埴索塗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繫車

庸具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
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

聖賢相傳格致格學言知必曰至言意必曰誠至則
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心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
其精一之詞無知與行若得之室轍至與誠若學之
歸宿可一收放亦至於是一歟

朱子曰大學格致中庸學問思辨力行皆所以示仁
中庸之巨細精粗與大學精粗不同凡物之巨細精粗
無不具於性分之內巨細猶大小精粗有淺深主意
在蓋字上若夫衷註粗則一事之中四者具有衷中
有精粗衷中亦有粗細主意在格字上

中庸卷之六 先存以養 存者在其中 大學學者事 先省察學
者必當其動處用上

格致為明言之要 誠意為誠身之本 此學庸表裏者
熊峯饒氏曰 知言中乎以見此道 管攝於吾心 次言由
庸以見此道 著見於事物 發言費隱以見此道 克塞
乎天地 知道之管攝於吾心 則存養省察之功 不可
以不盡 故以戒慎謹獨言之 知道之著見於事物 則
致知力行之功 不可以不加 故以知仁勇言之 知道
之克塞乎天地 則致知力行之功 不可以不周 故自
違道不遠 以極於違孝文曰 道不可須臾離 是無時
不然 君子之道 費而隱 是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 故德

欲其久 無物不有 故業欲其廣 德欲其久 故敬以直
內之功 由動而靜 由靜而動 業欲其廣 故義以方外
之功 自近而遠 若小若大 不可毫髮放過

程子曰 為飛魚躍 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 同
由孟子可以觀易

雲峯胡氏曰 咸取無心之感 兌取不言之說

易曰地中生木非君子以積德積小以高大 以下通論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程子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
可將窮理作知之事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之性書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

問如何是道曰於五倫上求以上

行處是道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焉

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之焉存心之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是終身事業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真知高之當然不待

看真知以下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之次之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無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也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

欲學聖人須是熟玩聖人氣像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其言

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而不為物所

誘俗所移者無之

堯舜之為善桀蹠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工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則

只是仁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曰吾斯之

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難為名狀

若道得到更說甚涵養

自得而動猶以手舉物無不從也慮而後動者猶以物取物有中不中矣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口當云無私心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膏中如風動竹

○凡學之難者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家

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者

治其器必求其用學道者當如何喻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

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末又具於內外之中

學者好為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詳其貴賤其

言未必非也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言金之美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

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字之無窮一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所以然也若劫之不測則遂窮

矣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皆是大德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權宜知操術已不正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六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
者也子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
曰悖德言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有英材穎
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共功也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
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

邵子曰學以人事為本今之經傳百之人事

陳水司馬氏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
為余久知之病不能行

龜山楊氏曰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

謝子晉錄五經語在一冊伯淳見之曰玩物喪志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者

五峯胡氏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
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
之學成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

之實

知行相須如目無目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治則是去其惡草也

主敬之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

為學一二三之位所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

一貫之義窮理則讀書識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

非而二彼取此耳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

為究竟法耳

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毅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

善第一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

今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躬而勉

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

上做工夫

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但只理會下學

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即

都無事可做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冗索譬如耕

田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

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

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晉磨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

天下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除了熟之外無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邊又不穩帖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源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太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哉會做得事如黃鳥學生詩只思敲推兩字在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也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也兩項都不相離總見成兩處便不得

致知敬克己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子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于本必也優游濬玩磨餒而自得之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則極其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三謬則極其

其說

孟子說先立乎此大者此語最有力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
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驢上坐把手在敲推勢六尹之出有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敲推二字計甚利害他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着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自開闢以來生多小久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滾同枉過一世

世事先去其粗即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如戒

慎不觀恐懼不聞先且就觀處聞處做了然後就不
觀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
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去方得今
人每跳過一重做事可知是做不成

古人置白黑二豆此只是箇死法若加以讀書窮理
底工夫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如大段邪僻之
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但就
意見二分真去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如一條大
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正未
免為意見也

明道先生在鄆時年甚少之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

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瀉不辦一篇之中都不見
一箇下手處童輩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
莫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

之性正心誠意以後事廓然大公者仁之體物來順
應者義之用仁立義行則性之黃直卿曰之性字當
在之心者

問聖人恐無怒容曰合當怒時必形於色如要云治
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
氣曰天之怒雷霆亦震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
消了更不積

凡事無大小可喜可怒可敬可懼卒然到前而疾言遽

色便是心不之

唯識量不可強知道者自然宏大

樂庵序氏曰道一而已以修身為本以及於天下國家
即此道也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
惑矣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
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學其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格字遠近者只為實
地欠工夫

勉齋黃氏曰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
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執師取友講明道義而

輕儇浮薄者未免為小人

止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
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
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
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
使之無不備也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
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
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終之功
也能敬則中有涵養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
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
而不復有打格之病矣

潛室陳氏曰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堯舜有節而桀紂無節為天理無理無節為人欲

問明道謂不言而自得者乃心得也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西山真氏曰學問之道有三省察克治存養二者不容闕一也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疾然省察者視脈而知疾克治者用藥而去疾存養者調護以杜去形之疾也

繳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或者以正心為靜時工夫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時用一務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工於動者也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耳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去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靜工夫則戒謹恐懼存養守之而已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

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大畧有四曰立志居敬窮理一及身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母之命則為不孝不聽君命則為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一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

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慈溪黃氏曰古者為學以躬行為本

曾熈程氏曰騰理於口舌非得於心者

南冥先生學記類編上

